



# 斩妖刀

浙江民兵斗争故事选

浙江省军区政治部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克炳  
封面设计 王忠义  
王雪青  
插图 盛元富

## 斩妖刀

浙江民兵斗争故事选  
浙江省军区政治部编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96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875 插图2

1981年3月第一版

1981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86,000

统一书号：11103·47

定 价： 1.28 元

## 前 言

浙江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早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许多地方的农民、工人、渔民、盐民的武装暴动就风起云涌，此起彼伏。他们拿起长矛、大刀、土枪、扁担，打击反动势力，发展革命武装，建立红色根据地，积极支援红军作战。在抗日战争时期，群众武装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锄奸队、大刀队、老虎队等群众武装组织犹如雨后春笋。他们紧密配合新四军、游击队，沉重地打击了日伪顽。在解放战争时期，我省民兵积极参军参战，筹粮食，送弹药，救伤员，抓敌特，为迎接我大军南下、解放浙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解放后，广大民兵更是满怀翻身的喜悦，在剿匪反霸、巩固人民政权的斗争中大显身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突击队的作用。他们“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紧密地配合人民解放军，日夜守卫在城市乡村、交通要道、海岛港口、高山哨所，多次歼灭偷渡和空降的武装特务，筑成了军民联防的铜墙铁壁。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横行的时候，我省民兵挺身而出，与他们破坏民兵建设、阴谋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浙江民兵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将永远载入我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先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为了继承和发扬革命群众武装斗争的光荣传统，宣传伟大

的人民战争思想，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激发广大民兵建设四化和保卫四化的革命热情，我们从广泛地搜集到的浙江民兵斗争史料中，选出比较典型、生动的事例，组织人员进行采访、编写，写成了四百多篇民兵斗争故事。在写作时，我们注重史实，并且努力艺术地表达真实。这批故事的一部分将分集出版。第一集是《倚天剑》，第二集是《斩妖刀》，意在比喻广大民兵在革命斗争中除妖魔、开新宇的英雄气概和重大作用。

在搜集和编写这批民兵斗争故事的过程中，中央军委常委粟裕同志给了我们关怀和支持，并且题了词；全省各级党组织以及许多老干部、老民兵、老游击队员也给了我们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经验不足，加之时间仓促，本书难免有缺点错误，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浙江省军区政治部

一九八〇年七月

## 目 录

- 金丹姑娘..... 马立强 ( 1 )
- 上天入地的人..... 过希贤 杭景民 ( 24 )
- 合抱枫..... 苏松峰 马培骥 郑立于 ( 34 )
- 不能忘却的人们..... 胡 彬 谷 夫 ( 53 )
- “百家饭”..... 仇荷生 徐家龄 ( 73 )
- 
- 斩妖刀..... 邵钧林 ( 84 )
- 除“虫”记..... 潘少华 ( 105 )
- 拳堂..... 文 和 肖 哨 ( 118 )
- 夺竹..... 戴尧宏 ( 134 )
- 顾家渡口..... 余 凡 姚义顺 ( 148 )
- 萤光..... 国 富 新 甫 ( 157 )
- 智取警察所..... 陈康谨 ( 185 )
- 委任令..... 费 嘉 ( 207 )
- 
- 三五外婆..... 刘克英 邵凡户 朱德金 ( 223 )
- 神瞎子..... 胡笃灵 江喜匡 ( 244 )
- 忠诚的女交通..... 詹子木 彭君礼 ( 259 )
- 双“○”信..... 黄 群 ( 274 )
- 除夕夜..... 高国富 张占祝 ( 287 )

“白果山号驱逐舰” .....	陈志超 (306)
吴坑七勇士 .....	潘银宝 (324)
洞官山上 .....	顾国璞 刘志勇 (340)
大桥卫士 .....	项冰如 贾升海 (359)
章家三兄弟 .....	张志坚 (378)
真金不怕火 .....	杉木 吴宗尧 (397)
北麂岛保卫战 .....	张展平 (413)
智擒梨花豹 .....	杨文和 (428)
草堂风波 .....	戚星谱 (442)
合家欢 .....	沈志远 (452)
雨过天晴 .....	王仲平 姚保岳 (464)
向周总理汇报 .....	曾申宝口述 王克宏整理 (474)
抗台战歌 .....	车广荫 吴胜长 林国新 (484)
打不响的枪 .....	禾五人 (495)

(311) .....	...
(321) .....	...
(331) .....	...
(341) .....	...
(351) .....	...
(361) .....	...
(371) .....	...
(381) .....	...
(391) .....	...
(401) .....	...
(411) .....	...
(421) .....	...
(431) .....	...
(441) .....	...
(451) .....	...
(461) .....	...
(471) .....	...
(481) .....	...
(491) .....	...

## 金 丹 姑 娘

马 立 强

一九三六年，重阳节的傍晚。巍峨的凌云山上，硝烟随风飘散，枪声由密集渐渐转为稀疏，一场激烈的战斗刚刚过去。皖浙赣边区革命根据地（开）化、婺（源）、德（兴）县红军游击队，又一次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山下，国民党五十五师的两个营和附近四个乡的地主武装，包围这支游击队已经两天一夜了。

悬崖下，坐着游击队指导员程桂生。他拖着血糊糊的一条断腿，左手拄着用树枝削成的拐杖，慢慢伸腰站起。耳边传来微弱的呻吟声，他的眼光落在近旁的岩坡上，那里横七竖八地躺着十二个重伤员。他心里难受，扭过头去，前面山坡上一片飞烟焦土，坚守在阵地上的战士们，个个脸色严峻，准备决一死战。回想两天来，几经激战，突围不成，现在几乎到了弹尽粮绝的危急处境。他心头象压上铅块，异常沉重，背靠着山岩又坐了下来。

山坡那边，急急走过来年轻的一排长李军龙，向指导员报告说：“北坡峭壁上发现有人攀登！”



程指导员心里一沉，北坡陡峭如壁，我们没有布防，要是敌人从那边摸上来，游击队四面受敌，处境那就更危险了。他一咬牙猛地站起，拐着腿向前走去。这时，队长杨猛也带着几个战士闻声赶来。

他们远远望去，在北坡的百丈岩上，果真有一个影子，在险峻的峭壁上晃动着，艰难地一步步爬上岩顶。

“跟我来！”李排长朝战士们一挥手，提枪就要赶往北坡阻击。

杨队长突然惊奇地叫了一声：“女的！哪来的女人？”

凝目注视着北坡的程指导员，深陷的眼窝里闪出光彩，轻声地说了一句：“那不是对敌村贫民团的金丹姑娘吗？”

“是她！”大家都惊喜地叫出声来。这个经常给游击队带路、送信、送粮的姑娘，谁不熟识她！

不多一会，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秀气的脸蛋两颊绯红，壮实的身上汗水淋漓，直朝他们奔过来，隔着老远就喊：

“程指导员、杨队长！”她没等喘一口气，就从鞋帮的夹层里取出一张小纸条交给杨队长，兴奋地说：“县委要我给你们带路，突出敌人重围，到独立团驻地集合。我在这凌云山脚转了一整天，终于在北坡的百丈崖找到一条敌人没有设防的小路，才上得山来。杨队长，我们突围也就走这条路线吧！”

指导员从杨队长手里接过信来，正看着，突然，脸色苍白，额上沁出豆粒大的汗珠，一阵晕眩，跌坐在地上。

金丹姑娘这时才看清，指导员腿上负了重伤。她蹲下身子，轻轻抚摸他血肉模糊的左腿膝关节，心头发酸，眼里噙着泪花。

杨队长扶起金丹，脸色严峻地对她说：“姑娘，这次战斗十分激烈，我们有不少同志负了重伤。突围出去后，还得请你

找个地方，安排伤员隐蔽治伤。敌人凶残狡猾，你的担子可不轻哪！”

金丹用手擦了一下湿润的眼睛，坚定地回答说：“不管情况多么危险，只要有我在，保证伤员安全疗养。”

当夜幕笼罩着凌云山的时候，这支红军游击队，神不知、鬼不觉地跃过北坡的百丈岩，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然后，留下排长李军龙护送程指导员等十三名伤员，金丹姑娘带领他们迅速向对敖村方向转移。

离对敖村约三里路的山谷里，有一个以往常住游击队的大茅棚，四周有遮天蔽日的密林，附近有叮咚作响的山泉，是个隐蔽疗养的好住所。拂晓时，金丹他们来到这里。

进了茅棚，伤员们把刀枪整整齐齐地挂上棚架，一字儿排开并肩躺下。李排长到棚外警戒。金丹忙着为伤员们换药，包扎。指导员取下身上挎着的一只红军饭袋，将自己饿着肚子省下的半袋炒豆，一小把一小把地分给同志们。金丹见伤员们粮食短缺，不好意思去接炒豆，但是她见指导员真挚地望着她，只得接过来放进衣袋里。

在给伤员老姜换药时，金丹发现他的右小腿骨里还卡着一粒弹头，伤口正在化脓。她把老姜的伤腿架在自己身上，小心翼翼地换上药。她伸手到背篓里取包扎用布，没有抓着什么。伸头一看，背篓里已空了。她两眼发愁地望着老姜的伤口。

“不要急，没关系，还是用这布包吧！”老姜微笑着说。

金丹瞅一眼老姜原来包扎用的那块血糊糊硬梆梆的绑腿布说：“这怎么行？”说着，不容老姜推让，解下自己身上的绣花围裙，敏捷地包扎在他的伤口上。

这时，指导员躺在草堆上正凝神沉思：粮食和药物都必须立即去筹办，对敖村的群众情绪、群众斗争情况急需了解；这

里，虽然比较隐蔽安全，但离敌人的据点西坂只有十里路，西坂的敌情更需时刻掌握；包围凌云山的敌人，如果寻踪而来，该用什么对策？还有，向县委的汇报，和杨猛同志的联系，该怎么办？想着这一切，他躺不住了。

“金丹！”

“哎——！”

“你多天没有回家了，我跟你一起到村里转一圈去。”

“什么？你那独脚拐，拐了这一夜的山路还没有拐够吗？”金丹劝阻着指导员。

指导员拍拍腿说：“别看我这独脚拐，以后炼成个‘铁拐仙’，还要去走遍万水千山呢！走。”说着用手撑起身子，伸手去拿拐杖。

“算了吧，别当我不知道你的心事：要粮食，要药物，要情况。我保证完成任务。你安安心心躺着歇会儿。”金丹眼尖手脚快，一步上前抢过指导员的拐杖，又俏皮地说：“对不起，我也走累了，借你的拐杖用用！”说着，抓起拐杖，套上背篓，笑格格地走出山棚。她在棚口将拐杖交给李排长，向他使了个眼色，头也不回地下山去了。

金丹这次离家外出，连续执行县委交给她的送信任务，已有一个多月没有回家了。她可真想念阿爸、哥哥、嫂嫂和贫民团里的姐妹们。她穿密林，跳山涧，滑陡坡，拉住藤条跃过悬崖峭壁，一阵风似地奔下山来。远远看见山谷里茂林修竹间的山村房舍，欢乐的心情象清清的泉水一样奔流激荡。

她急步走进村去。村子里，一片寂静，不见人影。各家各户门窗歪斜，室内空空。村道上，东一堆，西一摊，到处是被丢弃的破烂。这满目荒凉冷落的景象，使金丹大吃一惊，心头骤然升起不祥的疑云。

她机警地隐身在一家屋檐下。这是孤老妈妈叶春芝的家。她凑近窗户，探头一看，常年不出远门的叶妈妈，家里也只留下一间空屋壳了。难道是敌人进村来把人都抓走了？弄不清敌情，与地下党接不上关系，搞不到粮食和药物，十三名伤员的生命安全将要受到严重的威胁。她心如针扎，急匆匆朝自家门前走去。

金丹推门进家，屋里空无一人，满地破碎物件，她呆呆地站在那里。突然，从厨房间发出一个老年人惊讶的声音：“谁呀？”

“爹——，是我呀！”金丹惊喜地扑向厨房。但厨房门紧紧关着。

“噢，金丹？等等，我来开！”

五十开外、鬓发花白的邹大伯，拉开一道门缝让金丹闪身进去，急忙又把门关上。金丹见面就急不可待地问道：“爹，村里出了什么事？人都到哪里去了？”

“哼，别提了！”父亲激愤得变了脸色，在柴堆上重重地坐了下來，向金丹谈了前几天村里突然发生的情况：

三天前的上午，反动乡长程绍洛，带着地主武装巡察队和白匪军五十五师驻西坂的一个连，架起机枪包围了对散村。他们用刺刀、枪托把男女老少驱赶到广场上。程绍洛咬牙切齿地斥骂对散大山岙是个红军窝，对散村的穷百姓大大小小都通红军，穷凶极恶地宣布说：“上司有命令，凡是深山冷岙里的小村庄和单门独户的人家，一律立即搬家，并到山外大村里集中居住。”对散贫民团群起反抗，程绍洛就下令匪兵闯进各家各户，见人就打，赶猪、牵牛，砸锅毁灶。霎时间，闹得全村哭爹喊娘，鸡飞狗叫。全村人终于被逼迁移到西坂。

大伯怒冲冲地谈了以上情况，接上说：“今天，我是借名

为你哥哥挖伤药，敌人才让我进这山坞里来的。出村时他们搜身可严哪，药品、火柴、电池、粮食、盐等等一律不准带，唯恐老百姓暗地里送给红军。”

“啊呀！山上的伤员等着我送粮食、药品去啊，那……那怎么办呢？”金丹听完父亲的叙述，急得直跺脚。

大伯瞅了女儿一眼，站起身说：“我早就给红军游击队准备了一点东西，喏，你看。”他走到炉灶前，扒开一堆草木灰，掀开两层木板，露出了地窖，里面放着一缸金黄色的玉米、一竹罐盐和一口袋番薯干。

金丹喜出望外，抓起那盛满食盐的竹罐和一袋番薯干就往背篓里放，同时对父亲说道：“爹，你真想得周到！阿哥、阿嫂呢？这一缸玉米以后叫他们送到山上。”

“搬家那天，你哥被那批强盗打伤了，现在还躺在床上。你那阿嫂又和他闹翻了，唉，这女人……”父亲摇头叹气正要往下说，忽然从村边传来“汪汪汪”的狗吠声。金丹走出厨房，从大门缝隙向外张望，只见程绍洛带着近百人的队伍，耀武扬威地经过村里往对面山上走去。

“不好，敌人要搜山。我得赶紧报信去！”金丹转身进厨房，一边套背篓，一边对父亲说：“你快去找县委和杨队长，接上头就把消息送到对面山上，程指导员也在那里。”

父亲点点头，从怀里摸出一盒火柴和一包伤药塞给金丹，急切地说：“你快走！”

金丹飞步跨出后门，一撒腿钻进密林里。她不顾一切地往山上攀登、奔跑。

临近山腰茅棚时，她已跑得腿酸脚软不听使唤。回头一看，敌人正朝这边搜索过来。她一咬牙，又竭尽全力向茅棚奔去。

“指导员、李排长，快……敌人来了！”金丹闯进茅棚，气喘吁吁地报警。

伤员们惊醒过来，抓起枪枝准备战斗。李排长冲到棚口，观察外面的动静。指导员听完金丹报告的敌情，沉着地对同志们说：“估计敌人是盲目搜山。我们马上分散隐蔽，等敌人退走后，再回棚集合。快撤！”

在参天林木的掩护下，一行人迅速撤出茅棚。金丹忽前忽后地照顾着全体伤员。忽然，伤员老姜失足跌了一跤，踩翻一块石头，连人带石往坡下滑去。金丹慌忙纵身上前，一把拉住老姜。石头继续往下翻滚，惊动了坡下的敌人。顿时，一阵激烈的枪声响了。金丹用身体护着老姜，老姜身体极度虚弱，躺在地上，眼里涌出激动的泪花。金丹背起老姜往坡上爬，老姜微弱的声音颤动着：“姑娘，放……放下我，你快跑！”

这时，敌人越逼越近。伤员们你搀我扶，跌跌撞撞，眼看危险在增加。金丹急中生智，匆忙向李排长耳语了几句，不容争执，就把老姜交给他。她转过身连滚带滑返回茅棚，在棚口烧起了一堆烟火。

冉冉升腾的烟火，立即引起了敌人的注目。顷刻间，群敌象争食的恶狼，稀里哗啦一齐折向冒烟处。但他们扑了个空。程绍洛恼羞成怒，命令匪兵一把火烧了茅棚。手一挥，领着匪兵们又折向山顶往西北搜索。

隐藏在离山棚不远石崖下的金丹，为了拖住敌人，好让伤员们脱险，决定利用她对这里山势地形了如指掌的有利条件，和敌人漫山遍野地“捉迷藏”。她一会儿点火熏烟，一会儿翻石滚下山，或力折树枝故意发出声响，或巧用假嗓大声呼喊，时东时西，在漫山间摆开了“迷魂阵”。敌人追到高高的悬崖上，她躲进了深深的山沟里，敌人追到深山沟，她却已隐蔽在

高坡顶上。闹了大半天，折腾得敌人昏头转向，多次相互碰撞。最后，一个个匪兵精疲力竭，横七竖八地瘫倒在乱草丛中。

日落西山，黄昏来临，山林恢复了神秘的寂静。金丹登上异峰突起的一壁悬崖，远远看见程绍洛那一百多人的搜山队伍，正稀稀拉拉地向西坂撤回去。她抹抹汗珠晶莹的笑脸，车转身就向和伤员们约定的集合地点走去。

## 二

被国民党开化县县党部封为模范乡乡长的程绍洛，带着人马参加联合“围剿”凌云山红军游击队扑了空，跟踪到对敖搜山又一无所获，简直气得发了疯。他一面继续进行军事“围剿”，一面严密封锁和控制交通要道。

隐蔽在对敖山上的金丹和指导员、李排长等十五人，与党和群众的联系被切断了，孤立无援，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四十多天后的一个下午，天，闷得令人发昏。对敖山香里，格外宁静。金丹肩挎装草药的背篓，腰里挂着盛盐的竹罐，一个山洞一个山洞地护理分散隐蔽着的伤员，最后走进指导员和李排长隐蔽的山洞。

这山洞，在对敖村后江北香的深沟里，从未引起过人们的注意，连土生土长的金丹也是不久前才发现的。洞口就是水沟，沟上面是密密层层荆棘蓬，两旁是悬崖陡坡。这是金丹漫山寻遍后精心选中的一个小山洞，既隐蔽，又方便。

程指导员，伤口化脓，发高烧，咳嗽，已有多日不能起来活动。他躺在草铺上，听到金丹的脚步声，关切地问：“金丹，同志们，咳！怎么样——？”

金丹忧心忡忡地在指导员身旁慢慢坐下，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吃的是草根、树皮，医的全靠山上草药，仅有的一竹罐盐，舍不得吃，大半用于泡盐水洗伤口，也只剩下粘在罐底边槽上的几粒了，同志们的伤势怎能好转啊！老姜的伤口也在化脓呢！金丹想想这些，看看指导员的病态，真不忍心明讲。“同志们……都……好，好，还能……能坚持！”她话不由衷，语气低沉地说着，鼻子一酸，两眼模糊了。

李排长走过来，端着一口杯递给金丹：“来，同志们都早喝了，剩下这杯盐水，非得你自己喝下。你光吃草根、树皮可不行！”

“你再不喝，我可，真要生气了！”指导员插话，又激烈地咳了一阵。

金丹怕指导员真的生气，嘟着嘴说：“喝就喝呗！”伸手接过杯，心里想起正好用这最后一杯盐水，去给老姜再洗洗伤口。趁指导员咳得睁不开眼，李排长转过身去给他轻轻捶背的当儿，金丹迅速将盐水倒进空毛竹罐里，悄悄换了一杯清水送到嘴边。

“指导员、李排长，这天闷得要下雨了，我再去看看几位同志，然后到村边拔几棵菜来。”金丹说着，在心里默念了一句：“愿老天睁开眼，能让我见到爹就太好了！”

“留神点。完了早些回山洞休息去！”指导员望着金丹匆匆离去的背影，关切地提醒她。

金丹用最后一杯盐水，给老姜洗过伤口，然后悄悄地走到对敖村边，时已黄昏了。她环顾村边，见四周无人，就走进自家菜地拔菜。刚弯腰拔了两棵菜，背后忽然有人喊道：“金丹喂！”这一声喊叫，吓得她猛吃一惊，回头一看，原来是她的亲嫂嫂张龙女，正喜出望外地向她微笑着说：“啊呀，两个多



月不见了，我还怕认错人哩！快进屋吧！”

“嫂嫂，你什么时候进山来的？还有其他人吗？”

“没有别人。快进屋坐吧！”

金丹走进屋，见屋里确实没有别人。绷紧的心弦这才松了下来。

“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呀？看你瘦成这个样子了！”龙女关切地说。

“四十多天没有吃饭了，还能不瘦吗？”

“怪不得，我进山来收菜，只见菜地里脚印多，青菜少了。来，我这汤罐里还有一碗剩饭，你快吃吧！”

金丹端起饭碗，恨不能一口吞下肚子，但是她想到同志们正在忍饥挨饿，吃草根、啃树皮，要是把这碗米饭熬成米汤，带回山上让大家都喝上几口，该有多好呀！

“你还呆想什么？要把饭热一热吗？”龙女笑容可掬地问。

金丹想向嫂子吐露心事，却又不敢轻易透露。她吞吞吐吐地说：“哦，我想——喝点饭汤！”

“那就再掺几棵青菜，煮菜饭汤好了，让你热乎乎地吃个饱。”龙女说着就动起手来。

嫂嫂的亲热，使金丹格外感到和亲人相逢的愉快。她问：“爹在家吗？哥哥还好吗？”

“唉！你那个笨阿哥，真象个泥菩萨，被人打伤一个多月啦！害得你爹经常出门给他弄伤药，找医生。里里外外可苦了我呀！今晚你能到西坂去看看吗？”

“我去西坂，只怕万一出了事，要连累你们。”

“看你说的，把嫂嫂也当外人吗？”龙女生气似地瞪了金丹一眼。